

The background is a gradient of orange and yellow. It features several decorative elements: a large white circle at the top center, a large white wave-like shape on the left side, and a large white wave-like shap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are also several small white circles and floral patterns scattered throughout.

陇西金石录(上)

汪楷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西金石录(上)/汪楷主编.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6-04073-7

I. ①陇… II. ①汪… III. ①金石—陇西县—图录②
碑刻—汇编—陇西县 IV. ①K877.202②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2298号

责任编辑:陈拥军

装帧设计:王林强

陇西金石录(上)

汪楷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9 插页 8 字数 582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226-04073-7 定价:288.00元

《陇西金石录》编委会

主 任：张懿笃

副主任：包志宏 鲁 泽 张小平

委 员：王天骏 李双梅 党 伟 马万才

王国豪 焦宗礼 汪 楷 陈 军

序 一

汪楷先生《陇西金石录》付梓在即，约我为序。他是我省文博界推重与期许的青年才俊，如此鸿篇巨制，实为陇西方志建设、文物保护的又一丰碑硕果，可述可志，是自当学习并勉励为之倡导鼓吹的。

陇西为汉唐古郡，华夏西部重镇，文明鼎盛，英才辈出，声播海内外。隋唐以降，重心南移，陇右日渐式微，元明虽再度崛起，总未能逆阻其势。然而，文脉赓续向来不以政治经济的消长位移为绝对指向，陇右雄厚绵延之地方文化传统，世代学人坚忍不拔的信仰与坚持，终究壤肥土沃、底蕴深永，使文化传承的大旗，一直挺立在陇原大地而高扬不坠。本书所辑四百余种金石文物珍品，无一不蕴含彰显陇西文化传统的史迹和精髓，是陇西人民最堪宝贵和引为骄傲的人文精神财富。汪君传续前贤薪火，殚精竭虑，潜心耕耘，成此一代承前启后之作。正值西部大开发的千载良机，星移斗转，再造辉煌，其激扬传承历史文化之功莫大焉！

金石学一门，博大精深，诸家收录、编著和考订各异，特色缤纷。陇右金石虽无法与河洛、关中、关东比肩，但复杂的地域、历史、民族、人文、风俗，造就了她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不可或缺，不能替代，对历史、文献、考古、文字、地方史志及民族民俗学，甚或帖学、书法艺术、交通、水利、商贸等等研究大有裨补助益。如本书所收漳县汪氏诸碑志，对研究宋金、元代蒙古汪古族之族属，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学科分类与研究越益精致，资料之搜集、整理和研发，足以影响某领域的方向和成就，甚至带来一场学术革命。故当张维《陇右金石录》、张思温《积石录》和《武威金石录》等专著甫一问世即获学界赞誉，至今征引不辍。今日看来，虽有微瑕，但丝毫无损于其价值和声誉。

众所周知，金石资料的收集、研究，是一项极费心力的苦差，

不仅考量一个学者的功底、眼界，还要他有献身学术的狂热，坐得冷板凳的淡泊，有时还需要一些运气。

《陇西金石录》积汪楷先生数十年之心血，搜罗宏赡，体例周密，考订精详，文风质朴，用力之巨，足可称道。该著既是陇西金石资料的总汇，又是研究考证之集大成，弥补了前贤的诸多不足，堪当陇上金石著录和研究的又一佳作，必将惠泽学界和桑梓。

五代欧阳炯曾在《花间集·序》中说：“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海底，独殊机杼之功。”藉以映衬汪楷先生撰写《陇西金石录》的工作。聊以为序。

初世宾

2009年8月于兰州·甘肃省博物馆

序二

公元二零零九年春，当第一场花事在古城陇西盛开，在游人如织的十方山公园里，我邂逅了地方史志专家、金石学者汪楷先生。

从一九八九年调入陇西一中执教起，我和汪先生同在一个年级组办公、同在一个教研组活动，屈指算来，已有二十年的交往。但不能说我对汪先生有多少了解，也不能说没有多少了解。有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汪先生是研究地方文献的有心人。特别在这样一个花样层出不穷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古代生活的遗迹和讯息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总习惯于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却没有人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如果旧世界真的被打得粉碎，新世界由以建立的根基和依据又在哪里呢？何况任何真正的文明和进步都是由祖祖辈辈向善的努力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在只想通过布景和道具的切换缔造盛世的人大量衍生的今天，如果说文化的传承是这种很少有人问津的向善的努力的一部分，那么，汪先生就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一个弥足珍贵的人。

一九九五年，汪先生调入县文化馆文保组工作，一九九六年，县文化馆与博物馆分家，汪先生担任县博物馆负责人。自此以后，相与的机会少了，即使街头巷尾偶一谋面，也不过点头微笑而已，且在互致问候的同时，并不停下彼此匆匆的脚步。

一个以深居简出、扒梳剔抉为日常生活的人，竟然有了如此这般的闲情逸致，使我对我们俩的相遇油然滋生出某些期待。

果然，汪先生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双目炯炯地告诉我，蕴含他多年心血的《陇西金石录》已搜集整理完毕，即将付梓了。

甚至不暇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中。听他一通碑一通碑、一方封泥一方封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蓦然回首，身周已是花迎鸟笑、香蔼弥漫。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和汪先生半生以来，历时最长、最为相



契的一次谈话。

我被他的兴奋感动着，为他的成功鼓舞着，觉得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天成、实至名归。

略感诧异的，一是一本书的成形竟然用去作者一生中最好的几近三十年时间，二是作者最后嘱我为此书作序。

翻开洋洋四大册手稿，在简约精当的考证文字里，隐隐可见作者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艰难踪迹，和以整理保存地方文献为己任的良苦用心。一九八五年，带着学生去十方山植树的汪先生，于荒草萋迷中发现了一通刻于元至正二十二年的石碑，将其碑铭抄录下来，又借县图书馆藏拓本对漫漶不清的文字一一考校复原，成为作者涉猎地方金石的开端。好在陇西历史悠久，积淀丰厚：以甘肃仰韶文化为起点，古史上一直是西陲军事重镇和甘肃省的省会，出过很多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与汉唐气象、宋元风流的形成有绝大关系；明清以降，文风大盛，英才蔚起——任何在这块土地上的耕耘劳作，都有望获得最大的回报。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汪先生的手稿中，有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代封泥印文，有南京栖霞区燕子矶王德神道碑铭，有据《全唐文》整理的赵憬神道碑铭，有从《金石录》辗转流传下来的护羌校尉彭祈碑铭等等。其中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叙史之无、详史之略”者所在多有。使在时间的跌宕起伏中几近湮灭、在人们的口手相传中几近舛谬的一段地方历史，立时变得生动鲜活、形神兼备起来。

尤可贵者，作者在几十年苦心孤诣的搜罗中，已然形成高超的去伪存真能力和深厚的博古通今学养，我们将前者称为史才，后者称为史识，盖史才易成，史识难就也，却于作者自谦为“备考”的简短文字中往往见之。“通往事而知来者，”作者对金元明清地方古史的补缀和对李、汪、原、祁、杨等地方家族存亡兴替过程的追溯，如能仔细翻拣披阅，实与当下世道人心不无裨益。说该书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艺文价值、学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当不是溢美之词。

由于志趣爱好和研习领域的不同，我于地方文史几近空白，推想汪先生邀我作序之意，大约是动了地方文化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心思。如此谬托知己，非为自许，亦以自嘲焉。

陇西县教育局 史维东

前言

陇西是甘肃历史文化名城，丝绸古道重镇，自古有“河岳钟灵之地”、“文献荟萃之邦”称誉。自战国秦穆公开疆拓土，秦献公首设豳道（前384）纳入嬴秦版图，迄今已有二千三百多年建置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增设襄武、兰干二县，与豳道同属陇西郡（治狄道），境内便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东汉灵帝时，确立豳道为南安郡治，境内始有郡级建置。曹魏黄初元年，又将陇西郡治迁徙襄武，县境又形成二郡分辖态势。此后，“陇西”一词便长期沿袭，名实合一。

自秦国建县已来，县名有豳道、襄武、兰干、首阳、中陶、陇西等；从东汉设郡后，一直为历代郡、州、军、府、路治所在，名称有南安、陇西、渭州、通远军、巩州、巩昌等。期间，分合改划，头绪纷繁。而论沿革，则必以豳道为最早，以襄武为正宗。北宋以降，则以陇西为绵长悠久，贯通上下，已成学者不争之共识。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形态多样、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方域文化——陇西金石便是其中光辉灿烂的一章。北宋以来，学术界把吉金与石刻合称金石，整理研究金石事物极其文字的学问称金石学。其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政治、军事、民生、文化、教育、宗教、民族、地理等；其形式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又与书法、雕刻、美学紧密相关，许多学科及专业门类都能从中汲取养料。金石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许多铭文、碑文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叙史之无、详史之略”，是宝贵的地方历史遗产，向为史学界、考古界珍视推崇。

陇西金石的数量目前尚难统计，除地下埋藏和流失异地者外，现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约有500多种，散存民间未被发现者仍不

在此列。吉金有印章、铜镜、铜钟、醺炉、铁象、铁权、旗杆、铜铙、铁炮等；石刻有碑石、墓志、地券、楹联、望柱、门额、塔铭、石鼓等。依据金石学大师叶昌炽的观点，陇西石刻从内涵寻绎，可分诏敕、谱系、诗赋、典章、符篆、题名、吉语、颂铭、格论等。从地方史料的角度归纳，有历史名人系列、汪氏杨氏李氏董氏祁氏原氏等家族系列、国学大师杨庆堃系列、佛寺庙宇系列、天竺寺系列、仁寿山系列、首阳山系列和其他系列。纵横交错，蔚为大观，堪称一部“石头上的史书”。

从掌握的考古线索看，陇西吉金以秦汉之际青铜器为最早，印章以1995年西安未央区相家巷出土秦代封泥“獬道丞印”、“襄武口口”、“兰干丞印”为最早，后两枚封泥的出土填补了史料空白，从而将襄武县、兰干县的始设年代由西汉推至秦始皇时代，彻底改变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一贯的看法。

汉代的“獬道左尉”印，据张思温先生的记载，出土于积石山县吹麻滩乡，如今下落不明。其他尚有“建义护军”印、“陈午私印”、“陈午”印、“襄武左尉”印，前三方出土于我县文峰乡和巩昌镇，今存陇西博物馆，第四方著于吴云《两壘轩印考漫存》，实物存佚不详。特别是陈午私印，造型精美，级别很高。此印龟纽银质，字口深峻，铃盖纸上，金石韵味极为浓郁，为陇西及定西考古史上所仅见。陈午其人史书缺载，从印章规格分析，此人当位列御史或二千石行列，实属西汉襄武名人。东汉的“兰干左尉”印，已知有两方，一方著录在《金石索》，另一方现存上海市博物馆，是印证兰干县存在的实物佐证。元代的八思巴文“乾州分千户印”，出土于本县昌谷乡，印背刻有释文及落款，是研讨元代铸印史及八思巴文字的珍稀实物。清代九叠篆“佛法僧宝”印，形制较大，完好无损，现由蒙姓人士收藏，也属不可多得的珍品。

陇西自古佛寺遍地，铜钟法器，比比皆是，价值最高者共有三口，分铸于宋代、明代、清代，现仅存崇宁一钟。此钟铸于徽宗朝，现在威远楼悬挂。钟体浑厚博大，气象雍容。周身铸刻铭文，涉及佛经术语、军政机构、地方官员、佛寺名称、士兵姓名、善信男女等，实为不可多得的通远军综合史料簿，其文物价值及史料价值堪称全省翘楚。

从掌握的史料看，陇西石刻当推西晋元康二年（292）刊制的《护羌校尉彭祈碑》为目前所知最早，其次当为十六国后秦《晋昌太守张隼碑》，第三为《姚秦时碑碣》，以上三碑原立于陇西，但实物早已不存，幸喜前二碑碑文保存在《金石录》和《襄武人物志》中。现存最早的石刻当为书法家王根成先生收藏的《大唐陇西郡口廷王府君临洮军副使大口口口墓志》，惜文字铲磨严重，仅能识别百余字，连缀不能成句，且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宋代碑刻现存二件，一为建炎二年（1128）镌《李泽地券石》，出土于1952年城南仁寿山，现藏甘肃省博物馆。一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镌《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公神道碑》，现存南京栖霞区燕子矶镇下伏庙村，魑首丰碣，形质完好，但文字残泐，今有

《江宁府志》载录全文。

金代石刻现有三地券，出土于本县西乡和南乡，文字或刻或书，完残不一。《郭氏地券砖》、《胥某氏地券砖》，现存陇西博物馆，其中《郭氏砖》最为完好清晰。《王氏地券砖》存于东关赵姓人家，已残为六块。近闻陇西一中某先生也藏有一方，似为金代逸物。

蒙元王朝据有陇西，扶持汪氏家族承袭都总帅。汪氏一族尚武崇文，礼敬佛道，每有兴作，慷慨乐施，所留碑碣为数可观。通计元代金石58种，与汪氏有关者竟达35种。城南大碑院为元初巩昌士民公建祠堂，冠名“陇西公祠堂”，专祀元勋汪世显祖孙。此地蟠螭巨碑，与高乔长松辉映成趣，最著者历称“汪氏四大神道碑”：即“汪义武公神道碑”、“汪忠烈公神道碑”、“汪贞肃公神道碑”、“汪文贞公神道碑”，详载汪世显祖孙显行盛德。今有贞肃碑完整无恙，形制之巨，堪称陇西金石之冠。其余或毁或佚，仅有碑文保留。汪氏祖莹在漳县城东徐家坪，墓地原有享堂、华表、石翁仲等，并立有墓碣一百零八通，如今只有“駙马汪良臣墓碑”存于县馆，其余全部遗失。汪氏诸墓志自上世纪发掘后出土面世，计有九盒十八件，凤毛麟角，无比珍贵。1985年，编者多次赴漳县考察，抄录了全部文字，巩昌汪氏史料方称丰硕完备。

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元代皇帝圣旨，所在多有，而陇西仅见一通，现在仁寿山陇西堂大殿后。此碑镌于至正间，两面刻文，一面为《天诏加封祖真之碑》，一面为《天诏加封真人碑》，均有拓片流传民间。前者俗称七真碑，文字完好；后者残泐严重，因而一字不存。七真碑诏书载编《道藏》，镌刻于石，实属罕见。天水玉泉观《四面道流碑》仅刻世祖诏文，陇西之碑除刊此文外，尚有武宗诏书三道，其价值又在水之上。其他如冉南翔《万卷楼记》，弥补了甘肃石刻缺载藏书楼的空白，是碑中的瑰宝；《重修巩昌学宫铭并序》，现有一幅拓片存世，成为宋元之际地方兴学重教的唯一依据；县城西门发现的《创修普光禅院题名碑》，是什方山佛教鼎兴的实物见证，史料之贵，无出其右。

明代陇西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本邑文学家范镛、杜和春、王言、刘应熊、杨恩、杨于庭、关永杰等都有碑文留存至今；另有岷州张锦、朱衣、秦安胡纘宗、武功康海、安定张采、永昌胡执礼、兰州段坚、彭泽、肃藩恭王等也有辞章镌刻陇西，文学价值迥出群伦，史料价值仍有不可低估的方面。目前所知计有125种，碑古墓志各占一半，实物存佚也各占一半。

清代金石数量最多，内容最广。本录收编188种，现存实物90多种，散处城乡，公私皆有。清碑以德政碑、德教碑、祠庙碑、陵墓碑、学宫书院碑、水利碑、修葺衙署碑居多，内容涉及儒、佛、道、伊等教，时间跨度近270年。著名的有康熙《赐宋朝楠诗碑》、佚名《靖逆侯张勇去思碑》、沈藻《理斋杨先生行实赞》、张映辰《贡院诗碑》、朱



尔汉《澹园记》、左宗棠《重新首阳山夷齐庙碑》，名宦纪元、唐树义、郑先懋、周景曾、周文翔、颜士璋等各有文章勒于贞石。地方名家如郭充、宋朝楠、陈长复、王铭、吴之珽、孟家栋、汪执恒及通渭牛树梅、甘谷王权、秦安安维峻等人撰写的碑文；一代书家王了望、冯尽善、李朝栋、刘芳泰、武尚仁等人或撰或书，实物拓片遗留至今，是清代陇西碑中的精品。

民国时期的碑刻共计40种，也不乏名家撰著，祁荫杰、刘尔炘、文衡、王海帆、杨琛、王霖、李克明等人并列期间，其中《王安卿墓志铭》和《刘炳青墓志铭》，现有拓片传世，论书法艺术，骨品超逸，当称陇西石刻绝响。

笔者从1985年抄录第一篇碑文（《七真碑》）起，对陇西金石产生浓厚兴趣。自后多次赴漳县考察，搜集汪世显家族的石刻史料。继而不断扩大搜集范围，日有所得，时有所获。到1995年调入县文化馆（1996年分配博物馆）后，因术业相关的缘故，进一步对陇西金石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调查和整理工作。一方面将散见于地方志、家谱、诗文集及杂著中的刻石、吉金一一辑录；一方面对公私所藏拓片及民间散落的石刻进行采访，日积月累，点滴汇集，持之以恒，集腋成裘。足迹所经，遍及城乡各地，远至武山、渭源、天水、兰州及南京，迄今二十四年，终告编成。碑录涉及文物、考古、书法、考据、训诂、音韵等诸多学科知识，即使精通六艺而编校功力不逮者弗能事。虽然笔者之识力有限，而保存地方史料之热衷于斯录或可表见一端。

公元2009年夏于陇西博物馆

例 言

一、本录所收金石史料，以今陇西县地域为范围，同时兼顾民国以前建置辖地，如北朝之獠道东境（今武山县一部），明清之陇西西乡（今渭源县一部）。凡散存于外地而关系陇西籍人物者一概收编，牵涉陇西史事者酌情采入。

二、内容以碑碣墓志为主，辅以吉金器物铭文，间或涉及陶瓦题识、砖铭图符。个别金属器物，虽无文字款识，也择要介绍，籍以保存完整资料。

三、上限起于秦汉，下限迄于1948年。编排以时代列序，按历史分期厘整，依篇划卷，由卷统篇，总计十二卷。

四、每篇由题目、纪年、正文和备考四项构成。凡正文佚失者，在“备考”项加以介绍。

碑石类标目有部分采用原题，原题过长或含义晦涩者重新拟定，并在正文前保留原题；无标题者代为定拟。

纪年必书年号，年号不详者替以朝代。前者一般注明公历，后者则一律不注。

正文不论完残，首尾必录；文后题名，可见者一字不遗。

备考一项涵盖稍广，包括实物存佚、形制尺寸、内容概述、史事考证、名物辨异、作者生平，乃至文字校勘、出处来源等，或详或略，或有或省，言必有据，力求朴实。

五、墓碑是一种标识，形制简朴，文仅数行。此类碑刻前代学者多摈弃不录，而现代考古者却特别留意，因其于考证职官名目、封赠名号、行政建置、家族世系等不无价值，既关乎一代丧葬礼俗之沿革，又反映历朝形制格式之演化。《积石录》已然搜集放逸，本录也广泛网罗，列编其中，与雅词鸿篇同等看待。

六、所收金石就现状而论，既有文碑俱存者，又有碑佚文存者，还有碑残文存者，或碑佚文残、文碑俱佚者等五类。

七、为便于读者阅读、欣赏和研究参考，整理时所有篇目均采用新式标点，合理分段，将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简化字，个别无法简化的文字仍保留原貌。

凡残缺模糊文字，依空缺字数能校补的予以校补，用方括号标明，如“[巩]昌”、“[嘉靖]”等。不能弥补的，或用文字随行注明，如“（前缺）”、“（以下缺）”、“（以下不清）”、“（下缺，字数不明）”、“（下缺10字）”等；或用方框“口”、省略号“……”、叉号“×××”标示。



目 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例言	

第一卷 汉唐

獬道丞印封泥 秦代	001
襄武□□封泥 秦代	001
兰干丞印封泥 秦代	002
襄武左尉印 汉代	002
兰干左尉印 汉代	002
獬道左尉印 汉代	003
建议护军印 汉代	003
陈午私印 西汉	004
魏率善羌佰长印 三国·魏	004
魏雍州从事张显墓砖 三国·魏	004
魏上计掾张胄墓石 三国·魏	005
晋率善羌佰长印 西晋	005
护羌校尉彭祈碑 西晋	006
晋昌太守张隽碑 后秦	007
姚秦时碑碣 后秦	007
麦积山第九十号石窟题记 北魏	008
大佛崖摩崖石刻 北周	008
越国公汪达神道碑 贞观后	009
李汪墓碑 龙朔元年（661）	009

李汪墓志铭 龙朔元年 (661)	009
皇甫大娘墓志 天宝	011
太傅赵憬神道碑铭 贞元十三年 (797)	011
陇西郡□□□墓志 唐代	013

第二卷 宋元 (上)

崇宁铜钟铭 崇宁元年 (1102)	015
麦积山第一三三石窟题记 政和元年 (1111)	018
圈子崆北山摩崖石刻 政和八年 (1118)	018
八卦图砖 北宋	019
封字印章 北宋	020
李泽地券石 建炎二年 (1128)	020
宋故赠检校少保王德神道碑 绍兴二十五年 (1155)	021
郭氏地券砖 大定十一年 (1171)	027
胥某氏地券砖 明昌元年 (1190)	028
王氏地券砖 泰和五年 (1250)	029
北极殿碑记 金代	029
检校司徒何绍祖碑 金代	030
万寿禅寺碑 元初	030
万卷楼记 至元四年 (1267)	031
总帅汪世显神道碑 至元四年 (1267)	032
总帅汪德臣神道碑 至元四年 (1267)	034
宝庆寺约禁令旨碑 至元十二年 (1275)	038
重修府城隍庙令旨碑 至元十九年 (1282)	038
陇西公祠堂遗爱碑 至元十九年 (1282)	039
中书左丞汪惟正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 (1286)	040
巩昌路总管府同知李节神道碑 至元二十七年 (1292)	044
张清河神道碑 至元	047
中书左丞汪良臣墓碑 至元	047

第三卷 宋元 (中)

总帅汪惟和神道碑 至元后	048
--------------------	-----

三皇庙碑记 元贞元年 (1295)	048
副总帅汪忠臣神道碑 元贞二年 (1296)	050
中书右丞行四川省事汪惟孝墓志 大德元年 (1297)	053
广辩大师琉璃舍利塔题识 大德三年 (1299)	054
中书左丞汪惟正夫人耶律氏墓志 大德八年 (1304)	055
大司徒汪惟贤夫人祁氏墓志 大德十年 (1306)	056
乔木堂记 至大三年 (1310)	057
延祐三年木质榜题 延祐三年 (1316)	058
薛文玉地券砖 延祐六年 (1319)	059
巩昌安懿王完泽神道碑 延祐间	059
巩昌等处宣慰司事兼权总帅汪惟纯墓志 至治二年 (1322)	060
征西都元帅汪惟永墓志 泰定二年 (1325)	062
重修巩昌府仁寿山关侯庙碑 泰定三年 (1326)	063
重修府城隍庙碑记 天历二年 (1329)	064
陇州知州汪懋昌墓志 天历二年 (1329)	065
保安等处万户汪惟简墓志 至顺元年 (1330)	067
重修巩昌府学宫铭碑 元统三年 (1335)	069
都转运盐使知渠堰事张庭祐墓志铭 至元三年 (1337)	070
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颀公墓碑 至正四年 (1344)	071
兴建广严寺大殿功德碑 至正五年 (1345)	072
显密大师琉璃舍利塔铭记 至正七年 (1347)	073
陕西中书省左丞伯不花墓碑 至正八年 (1348)	073
大司徒汪寿昌墓志 至正八年 (1348)	074
大司徒汪寿昌神道碑 至正八年 (1348)	076
千阳县尹杨公墓碑 至正九年 (1349)	077
兴国寺常住碑记 至正九年 (1350)	077

第四卷 宋元 (下)

临洮府达鲁花赤汪源昌墓志铭 至正十年 (1349)	083
商州同知李兴□墓碑 至正十一年 (1351)	084
重修通安站记 至正十一年 (1351)	084
吐蕃等处宣慰司副使都元帅汪舜昌墓志 至正十一年 (1351)	085



连州同知□公之碑 至正十五年 (1355)	087
乾州分千户印 至正十六年 (1356)	087
创修仁寿山普光禅院功德碑 至正十七年 (1357)	088
贵状元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 (1357)	093
天诏加封祖真之碑 至正二十二年 (1362)	093
天诏加封真人之碑 至正二十二年 (1362)	096
重修玄都万寿宫碑 至正二十三年 (1363)	097
至正铜壶滴漏 至正	099
翰林直学士汪公墓碑 至正	100
玉清观碑 元代	100
重修关帝庙碑记 元代	100
题名残碑 元代	102
承事郎宁远县尹张公墓碑 元代	104
□公墓碑 元代	104
某某庙题名碑 元代	104
巩昌府□□牟公墓碑 至正	109

第五卷 明代 (上)

武安门石刻 洪武	111
清安门石刻 洪武五年 (1372)	111
静安门石刻 洪武	112
敕赐金牌张氏墓碑 洪武	112
洪武五岳真形图碑 洪武十一年 (1378)	112
肃府草场四至碑 洪武三十五年 (1399)	113
巩昌卫指挥同知董暹墓志铭 正统二年 (1437)	114
知府韩福德政碑 正统二年 (1437)	115
稽古阁铜钟铭 正统十二年 (1447)	115
巩昌卫指挥使董瑛墓志铭 天顺五年 (1461)	116
重修铜壶滴漏碑 天顺八年 (1464)	117
新建北关城垣碑 成化五年 (1469)	118
巩昌府修学碑记 成化十一年 (1475)	119
宋孺人世系碑 弘治十年 (1497)	120